

回到学校文化自身

高德胜

摘 要	当前盛行的学校文化建设走入了浮躁的歧路。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扭转工具文化、竞争文化等文化偏向和堕落，使学校文化回归以人为本的道德事业，才能重建堂堂正正的学校自身文化。
关 键 词	学校文化；校园文化；文化偏向；文化取向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15)02-0005-06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社会浮躁是其副产品之一。学校作为文化机构和文化存在，本应为浮躁的社会注入一股沉稳之气，表现出一种“文化定力”。但不幸的是，应然只是应然，实然的学校已被社会的浮躁裹挟而去，与社会一起浮躁，甚至用自己的浮躁去制造、加剧社会的浮躁。学校浮躁的一个表现就是跟风，社会上、学术界一有个什么新名词，学校就跟着造势，好像学校是社会文化的弄潮儿、急先锋。

学校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是近年来的一个热词，但在我看来，很多学校就是在跟风，是缺乏文化自觉、文化沉稳的典型表现。学校文化建设本身没有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也是一个良好的教育改革方向。错就错在，很多学校根本不理解学校文化的本意，而在学校文化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文化外衣”去装饰学校。殊不知，如果学校自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就问题重重，即使装饰再好的“文化外衣”，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

一、学校自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

文化有多种面向，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也相当多元。但无论有多少面向，文化的核心都是价值观念以及由此所散发出来的精神气质。学校作为一种人类设计，当然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也一定会显现为独特的精神气质。学校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及由此显露出的精神气质就是学校文化。

任何时代的学校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如果我们忽视具体形态，用抽象的方法来概括，古代教育以等级观念为基础，注重道德与精神修养，体现出一种超实用性和贵族气息。

首先，现代之前的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总体上看都是特定阶层的权利。从西方文化的源头开始，教育就“天生”具有一种“贵族气息”：在古希腊，教育是摆脱了生存压力之后人的一种精神升华活动，至于那些还在为生存而挣扎的人，教育是与他们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在随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教育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这一基本性质依然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正如杜威所

高德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7。

说，教育，在过去是专门为有闲阶级设立的，它的内容和方法，都是为那些生活优越，不必为谋生而操心的人设计的。

其次，教育是超实用、超功利的“灵魂的事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念虽然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教育是灵魂的事业，教育是为了灵魂的提升，而非生存技能的习得。苏格拉底孜孜以求的是“人应如何生活”，他毕生贡献的事业是引导弟子们通过爱护灵魂，通过灵魂德性的完满实现让有限的人获得无限的幸福。柏拉图致力于人之灵魂转向，引导人进入理念王国，过上神一样的德性与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虽然重视实践和生活的教育意义，但也清楚地表明教育旨归德性而非技能。他们的这些教育思想不是凭空得来，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时主导性教育，不是生存技能的训练，而是摆脱生存负担之后的灵魂提升活动，这可以从“学校”的本意是“闲暇”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证明。

在教育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教育对生存技能的排斥在今天看来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在现代以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教育一词意指不含任何物质性的、纯净的人类精神与习俗活动。鲍尔森在20世纪初根据历史和现实对教育的理解，在词典中这样定义教育：“受过教育，指不用双手劳作，着装举止得体，并且能够参与谈论时下社会流行的所有话题和事务。”这一定义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要点，一是受过教育的人是天性发展纯净完美，体现人性美好的独特个体，且能参与文化生活（这一点让人想到古希腊人人参政的公民）；一是对生存技能的超越，教育与满足生存的技能完全无关，教育是以对其的摆脱和排斥为特征的。

由此可见，古代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其核心价值观念是，人是有等级的，教育是高贵人的教育；教育是灵活的事业，与生存技能毫无关系。以这种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古代教育，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就是“高高在上”：教育对象上的“高高在上”与教育追求上的“高高在上”。前一种“高高在上”是我们反对的，而后一种“高高在上”则是我们需要继承的。

当代学校与古代学校的驱动力完全不同。大众化、国家化、正规化（学校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科学化是现代教育的四大基本驱动力。在这四种力量的共同驱动下，现代教育转型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存在。作为现代教育正式机构的学校，其核心价值观念与精神气质与古代教育已经大异其趣：教育对象上的“高高在上”被消解，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人人都能上学的民主化进程；但教育追求上的“高高在上”也被废弃，当代学校已经不再视自身为“灵魂的事业”。

二、当今学校的文化特性

现代教育与学校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前者是指现代教育和学校在诸多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后者是指世界各地的教育和学校又有各自的特征。当今中国学校既有现代教育所共有的观念，也有源自中国独特社会与文化背景的特性。

1. 谋生与工具文化

富尔曼指出，“当今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生活实践及未来就业作准备。一切教学内容今天均被置于‘是否有用’的标尺之下，这里的‘有用’一般被理解为是否能为个人带来物质利益。”^[1]当今学校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给受教育者以利益许诺，但清醒的人们都知道接受教育意味着什么。现代学校已经无可置疑地代替了过去时代的血统和出身，成为分配社会地位的新依据。利用自己的这一优越功能，学校无时无刻不在明示和暗示，甚至以此来要挟家长和学生。学生和家心知肚明，对他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学校就是一个投资场所，上学就是投资，渴望得到的回报则是，获得一个良好的职业前景、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以此作为满足物质享受的保证。

当然，学校在物质许诺之外，也会唱唱高调，比如培养献身国家、社会的人才等；学生和家也会对自己的上学投资行为加以装饰，使之不那么露骨。教育是复杂多维的，高调和装饰之中也不全是虚辞，但与利益许诺和投资行为的坚硬相比，这些都是软而又软的东西。

学校许诺给学生的是将来的利益，其缺陷是不能即刻兑现。但学校发明了“分数”这一绝佳的

替代品。分数之于学校，犹如货币之于社会。首先，货币作为标准，将社会上异质的、多样的劳动与财富均质化，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通道。同样，分数将多样的、个性的、异质的教学活动均质化，成了衡量一切教和学的通用标准。其次，分数与货币一样，是一种交换手段。拥有货币可以直接购买自己想要的物品，拥有的分数虽然不能直接用于购买，但在校内却可以换来尊重、羡慕、荣耀、尊严等“虚拟货币”，更何况分数还可以换取将来好的职业。第三，分数与货币一样，是一种“储蓄手段”。一次分数虽然不足为凭，但一次次的分数积累犹如银行存款的累加，可以使自己的价值直线提升。身染物欲沉痾的社会崇拜金钱，而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追求分数，表面上差异明显，但内在本质却是一致的。

2. 竞争文化

作为“谋生术”的现代教育，与以往以德性为追求的教育不同，以自私和利己为基本逻辑。关于现代教育的这一显著特征，杜威早就看得真切而透彻。他说，现代大规模教育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同龄人之间的竞赛（这个词的最坏的意义）是组织教学的基本架构，没有这种“你死我活”式的竞赛，教学几乎无法组织。^[2]每个人都在单纯地吸收知识，学习的动机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现在和未来，很自然地流于自私自利。“人人为己”是现代学校再明显不过的“显规则”，每个学生只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至于同龄同学，他们只在竞争的意义之上才会被纳入视野。学生尽管生活在同龄人群体中，但却是孤独的一个人，且“旁若无人”。每个人比赛性地完成同样的任务，相互之间鲜有配合，少有协助。孩子们在物理空间上是如此接近，但在心理和精神空间上又如此遥远！“学校教给学生的东西——深入其内心并形成其习性的东西——正是竞赛本身。”^[3]学生如此，教师亦然，在现代学校，每个教师都是独立于其他科目和教师的，只需要对自己的科目、班级负责。

在竞争文化的熏染下，求学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血腥竞争以获取最大利益的过程。对此深有体会的家长，从小向孩子灌输的就是竞争性的价值

观，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学校，获得最好的教育经历，找到最好的工作，挣到最多的钱。而学校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让每个孩子都置身于一场无情的障碍赛中，失败了就会受到找不到工作，无法在社会中立足的惩罚。这样一来，学校就变成了竞技场，教育活动也就缩水为竞赛的组织与评判。于是，输和赢，成功与失败，一出出悲喜剧便不间断地上演。

3. 考试文化

现代学校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对标准化考试的非理性推崇。标准化考试之所以流行，是其诱人的便捷性、客观性契合了现代教育追求效率、突出客观性的要求。标准化考试也因此能够在教育活动中呼风唤雨，成为支配一切教育的核心力量。考试作为教育评价的一个测量环节，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至多算是整体教育的一个“小尾巴”。但如今这条“小尾巴”成了主角，整个教育都得听它的。处在“尾巴”指挥一切的教育结构中，孩子们几乎所有的生命力都被考试分数吸引住了，他们在学习任何内容时都会被一个问题所纠缠：“这个会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努力记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弃之惟恐不及。由于所有关于自己的认识和体会都不会出现在标准化试卷上，所以返观自身、心灵对话都成了完全可以丢弃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标准化考试切断了教育与自我反省、人生意义、心灵关怀之间的联系，“灵魂杀手”的称号名副其实。正如克里希拉穆提所说，我们把考试和学位当作衡量智慧的标准，进而培育了一种躲避人生重大问题的心智。

4. 恐惧文化

恐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性情感，能够帮助人们规避已知或未知的危险，有益于人类的生存。但恐惧是一种负面情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过度的恐惧甚至会摧毁人。正是恐惧的存在，才使得人类发明了各种方法来摆脱恐惧。教育也是人类摆脱恐惧的方式之一，通过教育我们既可以进入自己的内心，消除心灵深处的阴影，也可以更深、更广地认识世界，增强把握世界的的能力，使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怖。但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今天的教育在

制造恐惧，甚至将教育活动奠基于学生和老师的恐惧之上，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恐惧教育学”。

“恐惧教育学”的一个机制是“身份焦虑”。所谓身份，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社会地位不仅意味着一个人拥有的资源和权力，也意味着在他人眼里的价值和重要性。获取上层身份令人欣喜，因为上层身份不仅能带来丰富的资源、更多的自由，还能带来别人的重视，给人一种有成就感。而下层身份则意味着不但要遭受贫穷，还要忍受被人轻视、被人贬低的精神折磨。上层身份获得的好处是双重的，而下层身份遭受的折磨也是双重的。

身份的获得，过去主要靠出身和血统，现在主要靠教育，也就是说教育成为分配身份的主要依据。对此深有体会的学校就用下层身份的可怕前景恐吓学生。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曾讲到儿子上小学时，某老师对儿子班上的一位学生说：“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长大了吃屎都接不着热的！”如此极端恶毒的话绝对是偶然的、个别的，绝大多数老师都说不出如此粗俗野蛮的话。但类似的话语，比如“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工作看你怎么办！”“现在笑嘻嘻，将来哭都哭不出来！”等，相信许多老师都说过。有老师甚至指着农民工对学生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像他们一样！”所有类似的话语，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教师的语言暴力，其映射的还有教师对人生艰辛、身份争夺的洞察，渴望学生有一个好发展（获得上层身份）的良苦用心。学校教育之所以充斥着这样的话语，传递的是一种为身份而焦虑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不仅在教师的日常言行中自发地流露，还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制度安排之中。教育内容中的模范人物虽然都是正面的成功典范（有身份之人），但其成功的基础都在于艰苦卓绝的奋斗，反衬的恰恰是人生之艰辛、身份获得之不易。教育过程中，失败者悲惨的人生叙事总是若隐若现，时刻起着警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学生受教育的过程就是学习如何避免悲惨人生（身份低微）的过程。而学校制度将受教育的过程设计成一个障碍赛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以活生生的现实诠释着人生的艰辛和身份争夺的惨烈。

5. 灌输文化

教育领域臭名昭著的灌输，虽经上百年的口诛笔伐和一次又一次以其为对象的“教育革命”，依然阴魂不散，在现代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还可以找到其存在的印迹。根本原因在于，灌输是现代学校的结构性因素，是内在于现代教育本身的。换句话说，有现代学校的地方，就有灌输的身影。灌输之所以是结构性的，不仅仅因为它是学校运作的一个方面，还因为其反映了社会整体灌输结构的逻辑。以人的欲望为基础的现代商业社会需要激发每个人的欲望强度，每个人都成了“营销对象”，而现代商业的基本营销策略就是饱和灌输，用海量商品消息灌满人们的头脑。从这一角度看，教育中的灌输是社会灌输整体结构中的一个环节。从学校运作来看，因为教育内容外在于人的客观知识体系，与儿童的经验、体会几乎没有相关性，学生只能照单全收，而无法进行重新探索和思考。

现代教育思想中关于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理论热火朝天，但在教育现实中，主导性的教育方法毫无疑问依然是灌输式教学。灌输不仅内在于教育内容，也内在于现代教育方式。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形态的集体教育方式本身就有“灌输偏好”：单个的教育者处在高处的讲台，而众多的受教育者处在低处的座位，恰好形成一种由高到低的倾倒势能！不是教师天生爱灌输，而是处在那个位置，面对众多的学生，灌输就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准确地说，灌输这种教育方式是预设在以集体为教育对象的班级授课制之中的。关于现代教育的两个隐喻，“流水线”和“信息下载”，都形象地揭示了现代教育的灌输特征。在“流水线”隐喻中，学生被视为需要“灌装的容器”；而在“信息下载”的隐喻中，学生则被当成了“信息存储器”。从“容器”到“存储器”，“设备”虽然更新换代，但本质依然如故。

6. 科层（官僚）文化

大规模的现代工商业组织需要科层化的组织架构，同样，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也需要科层化的组织框架。教育国家化是学校科层化的推动力之一，因为国家化的教育对政府行政机构，尤其是教育

行政机构有高度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本身就是学校科层化的表现。“学校科层制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学校的内部机构上，更多地表现为外部机构的控制”^[4]，也就是说，学校是作为科层化的行政机构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被科层化的行政机构所控制的学校，不可能另外建构出一套不同于行政机构的组织类型，而只能按照“上位中心机构”的模型来组织自身，以便与其对接。

在教育国家化、民主化和正规化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学校科层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而现代学校完全具备这些特征。专业化是现代学校正规化的一个基本要求，反过来，专业化也为现代教育的正规化提供了依据。如前所论，教育的专业化始于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并由此扩展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学校系统中的权力等级再明显不过，从外部看，学校是教育行政权力等级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内部看，学校自身的权力等级系统也相当完备，不但存在于学校场域的工作人员之间，还深入到每一个班级。现代学校与之前的学校不同，不是靠感情纽带和师徒关系，而是与一般现代机构一样靠繁复的规章制度进行运作的。在科层制机构中，人的感情和情绪是需要“锁在抽屉中”的干扰因素，是对效率的巨大威胁和干扰，这一特征在现代学校中也有明确而显著的表现，比如标准化、量化考试的盛行，就是为了排除人格和感情因素的干扰。把人物化、非人格化是现代学校教育司空见惯的做法。正如巴兰坦的观察，“20世纪以来，学校规模愈大，结构愈加科层化，其许多特征与韦伯的‘理想类型’科层制机构特征相似”^[5]。

三、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的歧路与正路

当今学校的文化取向当然不只是以上六个方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更宽广、更深入的反思。基于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和当今学校文化之特性这两点，学校文化建设的方向再明显不过：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扭转学校的工具文化、病态竞争文化等偏向，使学校文化回归以人为本的道德事业。可惜的是，当前盛行的学校文化建设，走的并非正途，而是歧路。

首先，众多学校进行的所谓学校文化建设，不理解，或是装作不理解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存在这一基本原理，回避对学校的文化反思，对学校文化的偏向和堕落视而不见。许多学校所谓的文化建设，或是对于学校的工具文化（包括将自身视为赢利工具，将学生视为利益工具、将教师视为获取名利的工具），不作任何反思和批判；或是仍以竞争为基本逻辑管理学校、班级和学生（多数学校都是如此），且乐此不疲；或将所有工作指向考试和提高分数（多数学校都是如此），且沉迷于分数而不自知；或以科层制为基本机构，行政化严重，官气十足（多数学校都是如此），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何谈文化？学校文化建设的第一要义，应是直面学校作为文化存在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站在教育的和学生的立场对其文化偏向进行反思，厘定其中的积极取向和消极因素，找到消除不良文化取向的方式方法。

其次，当前盛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在回避学校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另搞一套“装饰性”学校文化建设。近年来，“校园文化建设”（在许多文献和许多人的理解中，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同义词）在实践一线是一个“热词”和“热域”，许多学校都在标榜自己校园文化建设的成就。但实际上所谓的校园文化建设就是回避学校自身的文化特性，妄想在学校自身文化之外去去营造一个校园文化。在实践一线，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说辞五花八门，诸如“关怀校园”“美丽校园”“合作校园”“民主校园”等等。问题是，在实然的工具文化、竞争文化、考试文化等盛行的学校中，这些动听的“校园文化”是否真实存在。当前，在少数人说了算的学校文化背景下，学校可以通过装饰文化符号来标榜某种校园文化。比如，标语口号可以随处张贴，校训、校风、校歌可以一夜之间诞生并显眼地存在于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动听而无根的校园文化能够充斥校园，并不能成为学校文化建设成就的证明，反而确证了学校文化的偏向与堕落，恰好证明了学校道德反省力和文化自觉性的缺失，证明了学校的工具文化、灌输文化、官僚文化等特性。

学校自身文化的堕落性与强行建设的学校文

化的虚假性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当今学校文化建设的“奇观”。此景象暴露了“学校作为文化机构却没有文化”的悲哀。作为文化存在，学校应该有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自觉性，对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观念有清醒的意识，用一切努力去维护自身的文化特性，对任何不符合自身文化特性的存在都保持高度警惕。文化如人，有文化的学校就如一个典雅的人，她既能意识到自己的美，又能维护这种美，不做任何有损于自身美的事情。当今的学校，缺乏文化敏感性和自觉性，意识不到自身的文化堕落，不与有损于自身文化特性的事物对抗，反而另搞一套“涂脂抹粉”式的文化建设。这种奇异景象的存在，影响极其恶劣。一方面，学校是社会的“文化高地”和“道德高地”，甚至是社会最后的文化与道德防线。学校滑入没有文化的深渊，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文化屏障。另一方面，学校的文化堕落，又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文化堕落。更糟糕的是，年轻一代都生活在学校之中，学校的这种文化堕落、文化虚伪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污染与巨大的伤害。

基于此，学校文化建设的正路自然是要扭转当前学校文化的偏向和堕落，重建堂堂正正的学校自身文化。具体说来，即改变谋生文化、工具文化等偏向，使教育旨归培养人、提升人的精神与道德境界；改变竞争文化，使学校成为认识自我与他人，丰富自我、走向他人的存在；改变考试文化，无条件地承认并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价值，只重视考试的反馈意义，让考试回归本位，不再用考试区分学生的价值和对学生进行分等，重建承认与尊重文化；消除广泛存在的恐惧文化，给学生以身心安全感，使学校成为年轻一代成长的“安全岛”；改变灌输文化，重建对话文化；改变官僚文化，重建学校共同体，使学校成为充满关怀和理性的学习场所。

在一种文化中生活久了，这种文化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会沉淀为我们的“第二天性”，我们会自动化地按这种文化所要求的方式去思考、去行为，并把这种思考和行为视为天经地义。后果是，我们被这种文化所控制，失去了跳出这种文化去看问题、去思考、去想象的意愿和能

力，看不到另外的可能。在目前这种文化气氛下，不难想象许多人会认为如上的学校文化建设正路几乎没有可能。的确，在当前的体制和社会大背景下，改变学校文化，难度一定超乎想象。但只要我们有意愿、有决心，一定能够撬动当今的学校文化重负。一所有文化追求和文化坚守的学校，依然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作出无限的改变：

学校的领导层，可以深入思考、反复检讨学校将学生放在什么位置。如果学校的价值观念不是“以学生为本”，应该作哪些努力去靠近？如果学校根本不愿意以此作为核心价值观念，学校敢不敢如实以告？如果学校确认以学生为本，那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管理活动离此有多远？

学校的领导层是如何管理教师的？如果不用制造竞争、威逼利诱的方式，用公平公正、合作互助、互信互爱的方式来管理教师，学校有多少工作需要改变？

学校的教师是如何管理学生的？是用分数和竞争，奖励和惩罚，施压和恐吓，还是用关心和爱护、尊重与支持的方式？如果是后者，教师需要哪些改变？

.....

参考文献

- [1][德]曼弗雷德·富尔曼.公民时代的欧洲教育典范[M].任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8.
- [2][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2.
- [3][美]伊万·伊利奇.非学校化社会[M].吴康宁,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61.
- [4][以色列]舍勒莫·舍兰等.创新学校——组织和教学视角的分析[M].姚运标,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5.
- [5][美]珍妮·H.巴兰坦.教育社会学:一种系统分析法(第五版)[M].朱志勇,范晓慧,主译;吴康宁,审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25.